



U8
4997
16



1997
16

昭和六年二月六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二十九

方技傳

華佗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

臣松之案古敷字與專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尋
佗字元化其名宜為專也

游學徐士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華佗

三國志 魏書二十九
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瀉剝割者便飲其麻沸散瀉更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前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作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

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作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而不汗出他日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作言府吏見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作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作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作適至作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作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

得

三國志 魏書二十九
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請佗視脉曰尚虛未復
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成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
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
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
曹吏劉租鉅胃管訖便苦欬欲卧不安佗曰刺不
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
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
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
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
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温湯近熱漬手其中

旦

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且即愈
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
人舍有項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
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
五日卒應陸歸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
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
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
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
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
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葦約

葦

三國志

魏書二十九

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置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剝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

是生魚臄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

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舉諸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剗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

三國志 魏書二十六
四
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昭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鍼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

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虚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人命所懸，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

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今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
 若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
 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
 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
 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
 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
 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
 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為去
 以待不祥先持貨我我差為卿從華佗夏索成與之
 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忽忽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

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
 宗景宗說中平曰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
 驗若神琅琊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一十左
 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
 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
 犬一頭好馬二疋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
 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大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
 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
 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只令

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鈴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而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而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日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

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噐噐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傳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

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鳴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關胃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

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恠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頽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暉學其辟穀餐

三國志 魏書二十九
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
鳴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
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
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闕豎真無事於斯術也
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
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
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
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
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
今愚謬豈唯一人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

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
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
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
之徒接姦克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
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
驥而美飛龍哉自家主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
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
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
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卻儉
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

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恠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孽背出腮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

怪

藥者奮尾鼓鯁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恠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扛舟之筆

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暉為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

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春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鍾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鈞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王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

存 丞

馬鈞

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邵陳頎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有正莫及夔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

虛爭空言
一本集
虛言

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
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
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
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
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
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
夫何遠之存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
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
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
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

女作歌

春

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
都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
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
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
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
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
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
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
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闢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
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

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縣濕
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
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斲縣石飛擊敵城使
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銜斃數十飛之數百步
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
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
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
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者彼
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
不解者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

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乘於內口屈於外此馬
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
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
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
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顯
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
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
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况自此
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

以字行

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以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

張平子

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木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待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與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

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五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七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顏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凶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囑之曰惟當嫁卿阿鷺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

欲嫁阿鷺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病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墮之果臙夏侯威為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咸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歎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

彪卦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豔文帝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都塲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說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疾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死後聖書聞宣言

君一作卿

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
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
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
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如
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
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
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
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
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
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

飲

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
宣曰二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
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餘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
所輶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輶之後必載
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十中
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
卒

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
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入輒問

漢八議
以肩令
補官

三國志

魏書二十九

十七

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
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
况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
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
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
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舍
受憎已不讐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嘗謂忠孝
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
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
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

單子春

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
和發中終無所闕藏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瑯邪
卽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
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賢上有遠方及
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邪太守單子
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黷之僞欲得見輅父卽遣輅
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
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
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
之子春大喜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

使

犬

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

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叔

郭恩

開

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鬻上諸生疾病死生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恠謂之神

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機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筮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鮑子春

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余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且何其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

走

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分著，可謂盲者欲視，黑白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

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使入竈中，灰又牀上，當有一大地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鷲共鬪，鷲灰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容舍久遠，魍魎魍魎為恠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地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鷲鬪，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

官

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木當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鳴，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鳴，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如汙累天真。

軒

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灰，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

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胃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輅別傳曰王基卽遣信都令遷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

手

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佐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爲黃能如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况蛇者協

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鳥，不亦過乎？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

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

之曰：君備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况吾小人，敢以爲難？彥緯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爲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爲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

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

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
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
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
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
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
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於此遂
止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
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

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
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
殺我婿

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
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
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
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
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
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
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

切觀俯察
近取遠取
統是此理

卯 皆皆

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鷓並退伯姬將焚
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
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
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
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典謨之實非賢聖之虛
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
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
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入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
於灰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
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

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中
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
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
到直子果凶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
也木落於東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
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
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
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
至期直果為勃海太守

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爻以象應時者神

之驅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
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
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
不守眾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草
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其民駭驚
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且
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
原自起取燕卵蠶窠籠籠著器中使射覆其成輅曰
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舒張此

諸葛原

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
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殼鱗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
食利在昏夜此籠蠶也舉坐驚喜

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
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
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
大異之也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原又叙
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
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
衄自言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

具

右

魏書

卷九

具

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才旗雨集然後登城
 躍威開門受敵上諭五帝如江如漢下諭三王如
 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
 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
 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淮水無以尚之于時客
 皆欲面縛銜璧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手山
 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終
 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
 清才在眾人中言本鄙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潛
 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

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
 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釋我心懷輅為開爻
 散理分賦形象言微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眾客
 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
 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
 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
 火不可不慎持卿處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
 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
 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

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

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為棺槨父為喪車

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茅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中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左垂

後恐後字訛

華表
趙孔曜
茅徽

第李儒

神幽藪雷精九臬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初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徒部軍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第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

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覺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于來就郡費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翺

三國志

魏書

卷

執一作繫

減

翫吳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
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
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
明信者今當改往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
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
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
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
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殿歷年
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
憔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

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謂士雄
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
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謂士英抱荆山之
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覺文學可為
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
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
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
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慷慨曰何乃爾邪
雖在大州未見異才所用釋人鬱悶者思還京師
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

為取之莫使騏驎更為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傲
 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
 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
 相見便轉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
 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鄧二
 尚書有經國才畧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
 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
 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
 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
 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

秋

乾

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
 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
 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
 以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
 木若發於輅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
 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誠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
 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
 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
 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彌

重華宣惠慈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且故能流光
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
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
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民此天中之山

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
曰天中之山也

離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鼻惡而集之焉位
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盈之數盛衰之期是
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
則非禮不履未有揚也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

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
三公可矣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
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
見
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
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幾時鄧颺與晏共坐颺
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
辭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
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鑒戒晏
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疎而吐誠今

誠
有其

人以爲難。今君一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吳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爲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

稿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木欲以益益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本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振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

文一作大

焉。益令不字，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
生歿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
曰：君可畏也。歿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
天下當太平否。輅曰：左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
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
誅，乃覺寤云。

輅別傳云：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
餘事，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擊投響，言無留滯。
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

明死

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
輅言幽明同化，歿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
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緒煩著筮，
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歿者惡事，哀樂之分，吾
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為鄴典農，
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
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獄
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
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苞
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

術况

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曾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况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成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

自

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成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自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機孳孳溫故而素隱行恠未暇斯務也

劉邠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

三國志

魏書

卷

高嶽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恠使入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冬多有恠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為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于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

撫育何

理

垂明思也。自旦至祭聽采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矣。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豕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詞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太論開廓衆

水

化相連邪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以為神
自說欲注易八年册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
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
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
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
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
天下豪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邪曰以為術者易
之迹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
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譚邪自言數與何乎叔論易
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退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

按本文作汗染紅
山可從

山林非君侶也邪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恠
變恠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
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
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
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妖以類相求題成
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屍流血汗染山岳疆魂
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恠形也昔夏
禹文明不恠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
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願安
百祿以光休寵也邪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

惟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
 伯有之魂實能合會乎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
 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
 旦為輝日中為光 晉諸公讚曰邠本名炎犯晉
 太子諱改為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
 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涉有
 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
 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為中興名士也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
 小獸復非食食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

不附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
 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
 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蟬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為批

季龍

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
 見其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為火星
 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
 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
 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
 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夏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

以

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而相感也况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嘘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懸象應乎二燧苟不

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極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爲合不輅言晉平奢泰
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旣盡怨及山
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允爲口舌口
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
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出輅占獵旣驗
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
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
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
旣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
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

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
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
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
皆中季龍乃嘆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
之謂乎

儉吟精

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哀祭精神不樂人
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
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
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
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

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
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修主
人禮共爲歡樂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兩期倪猶未信
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爲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
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
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
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母風伯雨師羣
嶽吐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
吐阻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

問

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
爲難也倪曰談高信寡相爲憂之於是便留輅往
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爲啖二百斤犢肉
若不雨當往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
雲氣衆人並出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
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
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
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
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爲神也
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日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存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玉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成者過一日人畧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爲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所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叙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

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
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
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
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
皆由無本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
里劉太常穎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
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
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
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
欲得與魯杵慎鄭禪竈晉卜偃宋子章楚甘公魏

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著龜决
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困孔懷之親數
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
直拙而不功也若敷皇義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
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
漂漂芳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精絕偏以攻難
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惑無不扼腕推指
追響長難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
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凶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
且見遘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

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機相趨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固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光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下敢許也至於佛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各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歿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唯使輅官達為

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祕言不遺于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信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為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闡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擿拾殘餘士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沉兵革災異士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所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哀慚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荆州為列人典

農嘗問曰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官蚺
 蜴二物者凡兄於此為妄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
 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
 絕之後孟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
 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 臣松之孝辰所
 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撰輅傳寔時為太
 常潁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儒學為名無能言
 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案
 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
 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

續

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
 者名續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
 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
 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
 者曰輅始見聞由於為鄰婦小兒牛云當在西面
 窮墻中懸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
 婦人因以為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
 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以教使
 明且於東陽城門中伺攜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
 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棄婦從

三國志 魏書二十九
堯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
侯云辰孝廉木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
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以教使明
日於南陌上伺嘗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
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
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主人罷入
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歛有一小
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
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
太守陳承祜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

爲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小小後以鄉里遂
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駿三倍
於傳辰旣短木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謀
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
輅卜亦不悉中士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
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夫
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
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廡在其東南輅卜嘗
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
無何有南征廐駒當克甲卒來請盧公占能治女

病

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廐告輅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爲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故處矣

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	--	--	--	--

